
為什麼中國出現戰狼外交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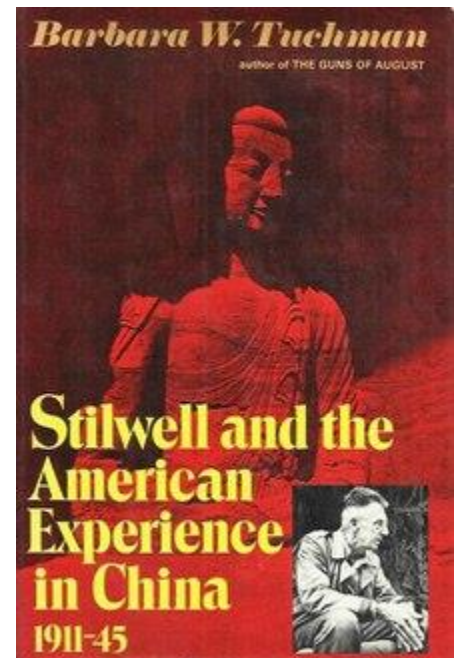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在上一篇文章裏面，筆者提到現在中國的戰狼外交是歷史大倒退，中共從前在外交和宣傳上都比較溫和及有效，我嘗試以特定的歷史背景去分析這種前後的反差。不過，這篇短文難免會掛一漏萬，例如戰狼外交部分是建基於要洗脫百年屈辱的民族主義，這需要用另一篇文章去詳細交代。

比較美好的將來和慘痛的現狀

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，共產黨是處於弱勢的在野黨，共產黨當然需要說出令人產生好感的說話來爭取廣泛支持。吊詭的是，在野可以是一種優勢，共產黨在沒有權力的情況下比較容易去保持清高的形象，在野而不從政就沒有歷史的包袱，就沒有把柄。美國作家巴拉·塔奇曼（Barbara Tuchman）記述抗戰期間有幾位記者從延安回來之後，向宋美齡讚揚共產黨人廉潔奉公、富於理想和獻身精神，宋美齡說：「如果你們講的有關他們的話是真的，那我只能說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真正滋味。」

當時在野的共產黨向世界許下了前途一片光明的承諾，例如 1944 年 6 月毛澤東回答中外記者團說：「但是中國是有缺點的，而且是很大的缺點，這種缺點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缺乏民主。……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，是政治上的、軍事上的、經濟上的、文化上的、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，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。毫無疑問，無論什麼都需要統一，都必須統一。但是，這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。政治需要統一，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、出版、集會、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，才是有力的政治。」1945 年 7 月，教育家黃炎培訪問延安時問毛澤東，共產黨要如何避免歷代「其興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」的循環，毛澤東回答共產黨已經找到擺脫這種循環的路徑，他說：「這一條新路就是『民主』，讓人民來監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會鬆懈。」



經歷過八年抗戰之後，全中國一片殘破，百廢待舉，國民黨腐敗、無能，加深了人民對現狀不滿的情緒，在金融改革失敗之後，中國貨幣以幾何級數貶值，美國前外交官陶涵（Jay Taylor）指出，當時中國人民認為，換了任何一個政府都會比現在的更好。筆者認為，那時候中共在宣傳上的優勢，就是以在野的身份，去比較令人憧憬的將來和慘痛的現狀。

由韜光養晦到加入世貿

建立政權之後，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三反五反、反右、大躍進、文化大革命……等災劫，那時候中共已經背負了三十多年的歷史包袱，儘管如此，中國仍然爭取到很多支持者。在國際形勢方面，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，1979 年中美建交，中國成為了美國、北約圍堵蘇聯的夥伴，中國配合了這種戰略形勢的變化，在西方世界建立正面的形象，鄧小平特別強調「韜光養晦」的策略，在國際舞台上避免和美國碰撞。



鄧小平往後的繼任者延續了其務實的政策，1999 年北約戰機誤炸了中國駐南拉夫的領事館，中國各地爆發了反美浪潮。但在 2001 年中美在南海發生撞機事件之後，江澤民政府冷靜地限制了國內的反美示威，嘗試通過外交途徑與美國達成和解方案，當時中國正在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，中國仍然需要美國的支持。在美國總統喬治·布殊為中國戰鬥機飛行員的喪生而表示「非常抱歉」（very sorry）之後，中國

釋放了二十四名被拘留在海南島的美國空軍。其實，在英文裏面「very sorry」並不表示正式道歉，舉例說，若你告訴我你考試不合格，我說：「I am sorry to hear about that」，這並非意味著我向你道歉，或者表示我要為你考試不合格而負上責任。不過，江澤民仍然可以向內宣傳美國政府已經道歉，這樣便可以向人民交代，但同時沒有搞砸和美國的關係，最後，在 2001 年 12 月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。

美國的單邊主義和中國的三陽開泰

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，在經濟上突飛猛進，與此同時，美國因為九一一事件、伊拉克戰爭而自顧不暇，一位中國分析師說：「踏入二十一世紀，中國的運程是三陽開泰：九一一事件、伊拉克戰爭、朝鮮核武危機，中國因此而得到了十年的發展機遇。」2020

年 1 月美軍暗殺了伊朗將領蘇萊曼尼，另一位中國分析師對美國有線新聞網絡主播法瑞德說：「若果美國和伊朗開戰，中國又會有另一個十年的黃金機會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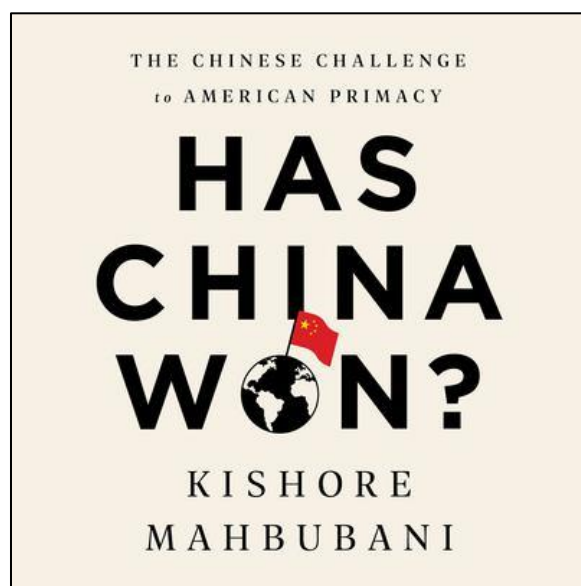
雖然口頭上中國批評美國的霸權主義、單邊主義，但實際上這種國際形勢對中國十分有利，小布殊政府的單邊主義令全世界的反美情緒異常高漲，舉例說，英國是美國的傳統盟友，但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調查顯示，對美國抱著好感的英國人從 2000 年的 83% 降至 2006 年的 56%，在 2006 年則有 65% 英國人表示對中國抱著好感。這種此消彼長是不難解釋的，美國是搬石頭砸自己腳，而中國則順水推舟，鼓吹多邊主義。

2008 年後中國成為全球彌賽亞

也許，2008 年金融危機是中國對外關係的轉捩點，在雷曼兄弟公司破產之後，美國陷入了自 1929 年華爾街股災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，雖然這股海嘯也波及中國，但是其影響幅度沒有西方國家那麼嚴重，由 2008 年至 2018 年期間，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成長率保持在 6% 左右，美國、日本、歐洲國家在 2009 年和 2010 年甚至出現負數，希臘在 2012 年更加墮入谷底，其跌幅約為 -8%。這段期間，不少國家都向中國求助，中國因此而樹立了全球彌賽亞的形象，中國亦由此而得回報，例如在 2016 年，得到中國投資的希臘阻止歐盟發佈反對中國在南海宣示主權的聲明；2017 年 6 月，希臘又制止歐盟譴責中國的人權紀錄，希臘外交部發言人反對這些「對中國的非建設性批評」；幾天後，希臘再反對歐盟對中國在歐洲的投資進行嚴格的篩選。但吊詭的是，這種對中國有利的國際形勢卻醞釀出膨脹的民族自信心和戰狼外交。

前新加坡外交官基肖爾·馬布巴尼（Kishore Mahbubani）在自己許多著作和電視訪問中，都表達出批判西方和同情中國的立場，然而，他亦坦白地指出，在 2008 年金融海嘯之後，中國表現出對美國蔑視的態度，

一些在中國從商和從事外交的朋友對他說，中國朝野都十分傲慢，以為美國已經衰落。在國際會議上，中國代表再沒有細心聆聽，而是單方面提出要求。美國經濟學家拉里·薩默（Larry Summer）在某次北京會議上婉轉地、客氣地提出中美應該加強溝通，美國商人有許多合理的訴求，那些訴求包括了尊重知識產權和開放市場，但北京當局卻充耳不聞。馬布巴尼慨嘆地說：倘若由鄧小平或者朱鎔基主政，這種不當的外事路線可能改變過來。



1990 年代美國提出考慮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時，有不少美國大企業站出來為中國背書。可是，當特朗普總統對中國展開貿易戰時，沒有美國大企業為中國辯護，對華強硬已經成為美國朝野、民主共和兩黨的共識。

國際形勢在武漢肺炎前出現變化

其實，在金融海嘯十年之後，國際形勢已經再度出現變化，經過八年的努力，對內方面，奧巴馬政府已經令美國的經濟復甦，對外方面，奧巴馬成功恢復了美國的正面形象和修補了與盟國的關係，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 2019 年對三十三個國家的調查，當中二十一個國家美國獲得的正面評價遠遠超過中國。在絕大部分西歐國家中，多數人對中國持負面的看法，僅是希臘有 51% 的人對中國持正面態度。

有趣的是，根據 2017 年《愛德曼信任度表》（Edelman Trust Barometer），84% 中國人信任他們的政府。在美國，只有 33% 的美國人持這種觀點。然而，中共政府在國內享有高度的支持度，卻可能成為了理性外交的障礙，訴諸民族主義的戰狼外交會受到人民的歡迎，但中國的國外形像卻只會江河日下。

值得強調的，以上的統計研究都是在新型冠狀爆發之前進行的。疫情過後，到底誰會是國際舞台上的大贏家呢？中國的戰狼外交固然是作繭自縛，但美國亦好不到哪裏，蒙田研究所（Institut Montaigne）政治學家莫西（Dominique Moïsi）指出，說美國對疫情的反應是糟糕還不夠，應該說是「爛得離譜」。《世界日報》說得更加坦白，在新冠疫情下，「沒半個國家指望美國帶頭領導。」說不定口不擇言的特朗普會繼續搬石頭砸自己腳，為中國製造另一個十年的黃金機會。

2020 年 4 月 25 日

[**更多資訊**](#)